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二七三回 郝素玉嫁夫從夫 郎如豹知法犯法

次日天明，關小西、郝素玉都一早起來；昨夜恩愛，自不必說。關小西梳洗已畢，就到外面陪計全、李昆等人。郝素玉仍在房內妝飾一會子，妝飾已畢，便去兄嫂前請安；又去張桂蘭及諸親女眷處，一一問好已畢。大家也回看了一回。一連熱鬧了一月；其中三朝滿月，不必絮談。早是完姻一月，關小西又要帶了郝素玉動身。郝其鸞因小西是個有公事的人，計全、李昆也是不能耽擱，只得備下兩桌餞筵，與妹夫、妹子及計全、李昆餞別。倒是郝其鸞有些別離之意。郝其鸞便在酒席筵前又囑托李昆、計全，在施公面前善為說辭：本來要去效力，爭奈家務難丟，不能如願。計全亦唯唯答應，也道謝：「打擾。」郝其鸞謙遜一番，酒席散後，又命莊丁備兩乘騾轎、兩輛大車、四匹駿馬，又進去與他妹子說了许多話。已是□一月二□，大家收拾動身。郝素玉的東西，已經料理好的，七手八腳裝上車，於是各人拜別。郝素玉含著眼淚，與兄嫂說了一聲。郝其鸞還送了一程，然後回莊不表。

且說關小西等人，走了一日，已到睢寧。當時進城，尋著行轅，計全先去通報。黃天霸等見他們回來了，也就同著計全到施公前稟知。施公聽著大喜道：「本部堂正擬後日起程，卻好你們來了，好一陣走了。」正自說著，只見關小西、李五同走進來，先給施公請安謝恩，站立一旁。施公道：「停一會兒再議罷！」大家出來，把他二人讓進。張桂蘭與郝素玉同房居住。張桂蘭、郝素玉進了房，換了衣服，準備給施公請安。收拾已畢，張桂蘭便出去與天霸說了，與天霸進去給施公請安；復又出來，同著郝素玉、關小西，一同至施公前。關小西、郝素玉兩人磕下頭，素玉復又給施公謝罪。施公也讓了一會，然後叫站在一處。施公見他們兩人生得皆是美色，不相上下，且皆絕妙武藝，施公大喜。郝素玉便又說道：「賤妾胞兄給大人請安告罪。本擬遵命前來效力，藉贖前罪。爭奈家務煩冗，急切不能分身，有負提拔，實在抱罪，還求寬恕！」施公道：「這也不便勉強。」說罷，就命退出。張桂蘭、郝素玉退了出去。

施公又叫人將計全、李昆請進來，將所辦的案件，告訴了一遍。

計全、李昆、關小西皆道：「這是大人的明察。」施公又道：「後天一早起程。」黃天霸等退出。過了一日，施公命駕起程，各官恭送。

這一日已抵沔陽，當有縣官出城迎接。施公換坐大轎，剛要進城，只見一叢人，扶老攜女，手中執著神香，哀哀喊道：「求青天大人伸冤呀！小民等望了有兩個月哩！」只聽一片人聲喊個不住。施公使命住轎，當即招呼，將喊冤人帶上。那些百姓，一個個環跪轎前。施公先把那老年的問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有何冤枉？為著什麼，積聚這許多人，前來控告？快快從實講來。」那老人道：「小民等各人，都有冤枉，並非積聚，皆是不約而同。小民姓於，名喚存仁，家住李海塢。只因本處有個郎如豹，是個監生，專交結衙門公差，因此強霸一方，無惡不作，周圍一方，受累不淺。就如小民，祖遺田產一分，此田卻是極好，無論水旱，皆有糧穀。郎如豹愛小的田好，先叫人來向小的說，叫小民賣把他。小民不肯，他後來做了一張假契，去縣裡報了案，硬說這分田是他的。小民也曾去縣裡喊冤，經不起書差架詞蒙混。那個縣大老爺，弄得糊裡糊塗，直截就斷把他了。到現在原契尚在小民身上呢！大人如不相信，有原契可憑。」施公點頭。施公又問那個老婆道：「你又是什麼冤枉了？」只見那老婆子道：「民婦的冤枉更比他深了。民婦姓周，娘家胡姓。丈夫早已去世，兒子也早死了，只有個媳婦鄭氏，孫女巧兒。這巧兒今年□六歲，生得有些姿色。郎如豹一見，便叫人來合民婦說，他給三□弔錢，叫賣與他做小。」

民婦同媳婦不肯，為的是過兩年招個孫女婿回來，好給民婦與媳婦養老送終。哪知郎如豹見民婦不肯賣與他，他便將孫女搶去了。民婦與媳婦見他用霸道搶去孫女，那時就跟他去，準備同他拚命。他又喝令多人，便將民婦與媳婦用亂棒打回。民婦與媳婦沒法，只得去縣裡喊冤。哪知縣太爺不但不准，反說民婦誣告他。因此來求青天伸冤的！」施公也點點頭。又見一個□四五歲的小孩子，也跪在地下。施公道：「你這小孩子，又有什麼冤枉呢？要來告誰？」那小孩子道：「小民姓趙，名喚六□子。父親名趙三，母親錢氏。因上月郎如豹說我父親欠他免要叫父親把住房抵他。我父親實不欠他。因此不肯。他就把父親送到縣裡收起了，押交住房抵債。現在父親仍收在縣裡，母親又病在家裡，故此小民才來喊冤。」施公問了好幾處，不是謀奪田產，就是奸占婦女。施公便命各人補詞，明日到行轅來呈遞各人答應一聲。紛紛退去。

施公進城，就到行轅住下。隨來各官，及張桂蘭、郝素玉等，俱安住自畢。沔陽縣知縣錢星通，呈上手本請安稟見。施公便命傳見。錢星通見了施公，行禮已畢，坐在下首。施公問道：「貴縣蒞任幾時了？」錢星通道：「卑職是去年□月到任的。」

施公道：「聞得貴縣政聲頗好。」錢星通道：「卑職愚魯不才，倘有不是，還求大人寬宥！」施公道：「貴縣暫回署，候傳便了。」欲知施公如何准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